



通華錄

U 6
4066
2



門リ伊6
號 4066
卷 3-2



尊華錄卷之三

紀蹟

太宗九年己丑始立廟庭碑卞季良 文廟碑曰 永樂七
年歲在己丑秋九月國王 殿下命臣卞季良若曰惟我
先考 太祖受天明命肇造家邦定都漢陽亟建廟學所以
尊 先聖而重文教也予承丕緒聿遵成憲重新廟宮既成
矣學官崔誠等請文之石垂示將來汝其筆之臣季良承命
隕越退而徵其始末歲甲戌 太祖既建都其宗社朝市城
郭宮室之制咸底厥宜即謀營廟學度地於蓀之東北隅山
止土衍水環以流厥位面陽命驪興府院君臣閔壽治之鳩



學堂金卷之三
工飭材經始於丁丑之三月歲事於戊寅之七月聖哲崇宇
從祀旁序學在廟後中明倫堂左右夾有引修廊于兩夾之
南左夾之東有廳有廊師生之位正錄所處無一不完規模
宏敞締築堅縝凡爲屋大小以間計者九十六置田以供粢
盛廩生徒復戶以應灑掃足使令廟學之事可謂備矣而火
于庚辰二月其年十一月 殿下卽位于松京詣學謁先聖
命胄子就學歲乙酉還都親奠于先師越二年丁亥正月
命卽廟之舊基而新之星山君臣李稷暨中軍同知摠制臣
朴子青董役晨夕督視心計指授工師用勤四閱月而廟成
崇深端大比舊有加作神厨于廟之西東西門于兩序之下

加給田口田至萬餘畝口以百計者三矣用議政府左政丞
臣河崙獻議躋廊沂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十哲廟宮之制
益無憾焉臣竊惟聖人之道大矣不可待以讚也雖強有言
其不類於繪天地而畫日月者幾希吾夫子生於周末集羣
聖之大成而折衷作百王之大典而垂教功極於化初澤流
於無既生民以來未有其盛宰予所謂賢於堯舜者其有以
夫自唐以來際天蟠地廟貌相望崇祀不忒矧吾東方爰自
古昔俗尙禮義服箕子八條之教彞倫之叙典章文物之備
侔擬中國吾夫子蓋嘗有欲居之志矣則營建廟學興崇文
教固非他邦之比也恭惟 太祖康獻大王應天順人草創

洪業奄有東方之都之初卽以崇聖祀興儒術爲先蓋其尊
德樂道之誠出於天性而卓然有見於出治之本源當務之
爲急矣所以貽謀垂裕淑人心而壽國脉者嗚呼至矣我
殿下仁孝謙恭剛健睿智光紹先業臨政之暇樂觀經史每
至夜分卷不釋手以極格致誠正之學以盡持守盈成之道
焉求之前古蓋亦絕無而僅有矣世道方亨人文宣朗一時
勲親大臣百僚庶府以至宿衛之臣莫不嚮學我 太祖右
文興化育養人材而我 殿下弘大前烈躬行於上以鼓舞
多士作新斯民之致歟對越方冊觀感開發勉勉循循由門
而堂以求其室成德達材致君澤民者接踵而出駸駸乎三

代作人之盛可俟也豈惟改觀易聽焜燿一時而已哉實我
朝鮮宗社萬世之福也臣季良謹拜手稽首而獻銘銘曰於
穆宣聖應時而生包羲迄周集厥大成自生民來孰盛與京
赫哉崇祀周于普天矧曰箕封禮義惟先揖讓俎豆從古則
然天錫 太祖神聖武文昭受帝命克集大勲翼翼神都惟
漢之源乃經學宮 聖廟在中興薦講肄多士景從明明我
王纘緒增功緝熙聖學今古罕同有倬新宮躋祀二公元良
丕學國本攸隆我作我述 先聖是崇人才是育風化是懿
孰無秉彝而自恭乘人日進學世日趨治登三成五刻日以
侔華山嶙嶙漢水疊疊與國無疆惟聖之祀穹石琢詞于永

厥視○天啓六年丙寅李廷龜 文廟碑陰記曰古之立學者各祭其國之 先聖先師夏學祀禹殷學祀湯周學祀文王而又以其臣之有德業者爲師以配之此乃廟學之權輿而亦未嘗遍天下而通得祀焉自吾夫子歿而天下翕然宗之以爲聖莫如夫子師莫如夫子大而國學以至術序皆有夫子廟夫子巍然當座門人弟子列配左右歷代羣賢從享兩廡天子以下北面跪拜禮視師生此實禹湯文武所未有之禮也信乎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於是有一老五更之禮於是有成均造士之法學校之制始爲大備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

皆由此出夫子之道益尊於萬世夫子之澤益流於無窮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車書所及無不尊親况我東方服父師八條之教禮義文獻著稱於中華者乎恭惟 聖朝康獻大王定都之初先建廟學卜基於漢城東北崇教之坊山抱而地寬二水環流自成泮泮之形真天作之靈境也 列聖相承代加賁飾學制祀典煥然一新不幸壬辰倭亂盡被兵火廟貌權安於興祀廳我 宣朝恢復還都首議重建大成殿建於萬曆辛丑明倫堂成於丙午四月至我 聖上卽阼之初連詣學宮酌獻聖廟御明倫堂開科取士又命 世子行執經入學之禮凡所聳動文教作新觀瞻

者無所不用其極誠千載一時也尊經閣正錄廳東西夾室
養賢庫次第修改廟庭舊有碑永樂七年巳丑所建藝文館提
學卞季良承 命撰也亦爲兵燹所摧碎無存多士與館官
謀請治石重建 上命有司發人丁鳩工匠經紀其事未數
月告訖功龜趺螭首宛然如昨尊崇之典至此而無欠缺矣
舊文具載建置顛末不可因毀而遂廢乃命臣李弘胄改書
于石臣金尙容篆其額仍命臣廷龜記其梗槩嗚呼庠序
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 聖上人倫之至也孔子之道雖非
一片石所可摹寫而一廢一興亦係斯文之盛衰二百年舊
物適今重新於彞倫復正之日斯非有待而然歟時天啓六

年丙寅十一月云

明倫堂記

成侃

我 太祖即位之某年設國學於東北隅凡經營指訃規模
制度咸底厥宜無一不完大略南爲廟廟左右有廡廟主祀
先聖而廡祀先師國之古典焉東爲正錄所其南爲厨又其
南爲倉堂廟北兩旁引長廊廊之北高其基左右夾室而中
爲堂以爲師生講勸之所是爲明倫也攻斲純締構堅隆然
其高也奕然其新也學官大司成以下凡幾人大昕鼓徵諸
生列于庭下一揖之後升是堂執經論難講之爲君臣焉父
子焉長幼焉朋友之道焉揉之熟之箴之翼之時其動植而

弛張之日漸月潰磨礪變化他日將爲忠臣爲孝子於國於家者必將林林焉而出吁其盛矣自我國以來之所未有也或曰聖人之教亦多端矣名是堂獨以明倫何也曰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之交也本諸天理之固然窮天地而終始夫人之道豈有大於此乎曰夏曰商曰周之校序庠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庶民親於下矣夫子大聖也數仞之墻得其門而入者亦其寡矣然其求其所以聖人所不能盡之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是猶規矩之畫方圓之斲不可毫末加也秦漢以來止學不傳申韓以毀之老莊以滯之而倫始不明訓誥之拘拘詞章之嚶嚶而倫全

不明其異於物者幾希嗚呼可不惜哉今之遊於斯陔降於斯者觀其名而知其義非徒知其義抑亦允蹈其實以無負聖朝長育之意斯可矣若其工夫節目雖未可以一言而盡觸類而長之亦不出是堂之內上宇下棟尊臨卑也背幽向明別內外也自門而堂自堂而奧循循乎等威之不可躐燭燭乎東西之不可迷如是求之庶乎其得矣○宋時烈丕闡堂記曰 上之二年辛丑命地部祭國內僧尼大臣以猝遽無漸爲言 上曰然則先罷京裏兩尼院以達北學於是 有司之臣奔走奉行惟北學之建以年侵而有待焉癸卯九月大司成臣閔鼎重啓曰北學旣未易設而兩院材瓦擯於

無用請就太學以修齋舍之未備者 上可之明年甲辰九月先建別堂於西洋水之上在明倫之西次建二齋於西南南北相值所以爲長貳弟子治事隸業之處也先是太學有事則黌舍偪促而章甫羨溢於閭家又時設試場於大成殿之後事多不便自是之後恢然有容儼然而整前日所病一朝盡祛事之得宜無過於此者既成名其堂曰丕闡蓋取朱子所謂贊聖上丕闡大猷抑邪與正之意也其齋之處北者則朱子蓋嘗廢佛寺立儒宮而曰一舉而兩得之故名曰一兩其處南者則程子蓋嘗論二氏之害而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故名曰闢入斯兩言者似若程朱爲今日準備而待之

也有世教衰異端之害不可勝言時君世主信惑尤甚至以爲國之綿促人之脩短皆係於此聖道之晦塞人心之脂瀦蓋由於此矣可勝歎哉今我 主上殿下以天縱之上聖懋學明道以建皇極而即位之初首先以放淫辭興儒學爲懋真可謂度百王而承三聖矣嗚呼盛哉第惟所謂異端者不特西方之鬼教也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皆是已自孔孟以來大經大法俱在經書而至程朱則尤詳且明凡其外是而爲道者非吾所謂道也欲以是而攻彼者是五十步百步之間也况其奔趨名利貪冒貨色者乃反爲清淨窈冥之說所割碎則不但如朱子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而

真所謂以邪攻邪東縕灌膏而往赴之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者也豈不殆哉諸君子幸相與勉旃而凡非孔孟程朱之道者非惟口不敢言而亦身不敢爲非惟身不敢爲而亦心不敢存則庶幾乎立大經明大統而無負乎 聖上今日之意矣諸君子其亦念之哉

闕里事蹟

太學成典

廟貌極壯比皇城國子監不啻倍蓰各殿堂號歷代舊蹟及碑碣不可勝記而槩廟前有奎文閣卽藏歷代書籍之所其前有漢時碑閣後有唐碑亭以其有唐建封時碑石閣之東西皆有門西偏門有永樂弘治碑其前卽同文門門右門左

列置漢魏時碑其前又有仰高門門內有壁水奎門門之東偏門外則列立宋金修廟碑自奎門東入承聖門則其內有詩禮堂此乃夫子當日獨立伯魚趨庭得聞詩禮之處其後有魯壁遺址卽夫子燕居之所堂前有太初石及唐魏銀杏樹堂後有孔宅遺井孔壁遺址又有堂曰金絲堂以其闡壁中金石絲竹之音故名正殿之門曰大成門殿曰大成殿卽安先師神座其塑像及畫像無非古蹟神位前犧尊禮器皆漢章帝時物殿之北有聖配升官夫人殿金絲堂之後有啓聖廟大成殿榜卽宋徽宗飛白字也又於杏壇有金黨懷英篆書杏壇二字碑壇前又有宋御製贊殿基有米芾所書檜

樹贊碑宋真宗時君臣所製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贊碑大成
門內東階有夫子手植檜而弘治十二年門殿被火此檜在
門殿之間枝葉燒脫孤幹獨存今又二百年不枯不榮其堅
如鐵俗呼爲鐵樹夫子墓前稱以孔林自闕里廟由毓粹門
出過衍聖公孔聖長孫世襲爵號襲封府門東出鼓樹門北過陋巷街
仍出曲阜城北門東有高阜松栢鬱然即周公廟也行一里
至聖林門則皆下馬又行半里至樓觀門又行過洙水橋至
墓門卽墓門也墓道石儀設華表翁仲及甬端文豹墓上草
木稱曰孔林皆當時遠方弟子各國所產移植墓傍種數繁
多不能悉辨惟楷木著草二種最著楷木者其木可爲杖又

可爲棊其瘦可爲瓢其葉可爲蔬亦可爲茶其子榨油則可
作膏燭著草則一叢生五十莖而其子亦有異香又有芳草
冬月不凋根葉花實具五色五味南有楷亭卽有子貢手植
楷樹枯而不朽故後人建亭其傍墓西有子貢廬墓處其子
孫奉子貢香火於此處其東有宋真宗駐蹕亭墓門之東設
春秋祭掃後族姓燕會之所名曰思堂壁門皆是宋元人題
名此林周圍共十八頃二千餘年族衆日繁附葬無隙未免
墳積墓壘云孔子大宗所謂衍聖公孔毓者卽夫子六十七
代孫而觀其六十四代孔尚任所記以爲合宗族萬人釋菜
于廟云

歷代學政祀典總叙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學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

其名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而藏棗而名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翼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義則缺校之義則教也蓋取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修三代之制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辟言其象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以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

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
黨皆立商校○馬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而
升於外然後達於京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
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
士由外而升於內然後達於朝也

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
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
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肄
雅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箴遜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
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
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
正業退食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
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其藝不能學樂故君子之於學
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
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以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以尊師也

疏曰家有塾者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於黨中立學校閭中所升者也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董仲舒曰古之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本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修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

循之行五六百歲尙不悖也○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僂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頌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

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程子曰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歲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則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羨風俗而成善治乎○張子曰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遊於絃誦詠歌之中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

之以孝悌之義爲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皮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揔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歲修遊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知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秀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王又論而官之其官也因其材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修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淳厚至於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

成矣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懸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浹日而歛之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之士歲終則

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府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登鄉大天廢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柴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府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政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蒞教

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帥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密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辜竒衰則相及帥民掌以燬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民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
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司樂以樂德舞教
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禁其淫聲迺聲
凶聲慢聲

朱子曰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
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道惡何也至德云者誠
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
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蓄
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
尊祖愛親不忘其所以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

實深固有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
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姿質之所宜而教之然未有專務
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
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
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
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
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
又無以立本而有悖亂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
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
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

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行則其所行之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於前

王制司徒修六禮

冠婚喪祭鄉相見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父子

兄弟君臣夫婦

齊八政

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收制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

俗養老以致老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元日習射上功習鄉

上齒大司徒帥國之後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

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廢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
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
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
學承師問道退習而攷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
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和
輯於下矣

程子

明道

言於宋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
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義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
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
學教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教勵之使然耳去聖
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
則不日而復臣謂宜先禮命近臣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
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
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
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
之寬間之宇豐其廩餼恤其家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

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
所以誘掖激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
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其次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
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
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
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遊往來以察其
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

道業之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
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備其庠序之制爲立師學者以
此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學
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
其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升於州而當者復其
家之役郡守又歲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
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師於大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
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與師之罪升
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往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
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間之經以考其言試其職

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大學者皆滿三年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郡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郡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其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教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士未滿半載者皆不薦師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既一以

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淳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

程子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用費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省解三等旋擬今不用舊制只於內舍惟

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又國學解額嘉佑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改作解學五百人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嘗有萬餘人奔湊使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渝士風日薄所費者幾何年少子弟遠父兄放蕩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餘四百分在州縣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况又於鄉里行跡易知冒濫之弊因以少革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

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昔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日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僣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卽時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

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處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又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立觀光法或曰三舍升補舊法完密不可以廢惟令長貳惟擇行藝衆所稱者行藝即無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曰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夫按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

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有正錄博士以及長貳不得有易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而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責任長貳長貳委之屬官以達于下取捨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議者必謂長貳得人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焉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焉足以言治道先王法制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

是而能成治者也

朱子學校頁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寒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遊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旣謂太

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焉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旣無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季書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

學之法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
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
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
紛冗矣○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皆弛壞廢絕惟是學
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唐虞三代設教
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
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
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遊
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
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

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
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
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
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
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
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
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略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
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何如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
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射矢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
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

如此備具學者循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於學校之官不領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譏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以揚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舉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然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投戈講義初建三廡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

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
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遊學者至八
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爲美觀惟
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癸屨斷綆
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
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道箇用
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
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
是草創若不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
虞唐三代學校却近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

者須深考

庚寅故事

金履陽贈李知樞序

純祖二十三年癸巳十月十六日李知樞鎮九將隨使价赴
燕乞余一言以贖甚勤余應之曰贖也者勞遠行子之於燕
視之如蒼蒼之適也奚贖焉然吾因子之行而所感者深是
可以言歟嗟乎今天下亦有思 皇明而不忘者乎夫周之
威德浹于民肌膚而及其楚舟不返王室東遷靡靡有下阪
之勢則雖九鼎不遷天下不復知有周孟子陳王道勸齊梁
而不以爲僭况明之樂利斯民無可以沒世不忘而革命且
數百年其忘之也固宜獨我東篤被 神宗皇帝再造之恩

僅數世而天地翻覆矣。雖海外藩服之不能以封疆殉而若其匪風下泉之思愈久愈切。漸摩成俗。環數千里衣冠之族。莫不以大明遺民自命。是孰使之然哉。肆我孝明世子代聽之初。亦惟列聖朝志事。是承皇墳薦禩。率以躬無替爰命胥譯。購求明朝實錄。予實膺命而環顧四海。無明久矣。夫孰有藏此書苟藏之。又誰肯賣。諸然而子能於必不得之地。致必可得之誠。卒以全部實錄四百六十一冊。賣進自洪武迄于天啓以前三百年間禮樂刑政之具。與衰得失之跡。該括無遺。粲然具載。宛若周禮之在魯。嗟乎。豈偶然也哉。族從太學士履喬奉睿志記其事。鑄于木匣藏。于皇

墳之敬奉閣。未幾前星奄晦。萬事一變。書遂埋沒。東閣於塵蠹之間。嗚呼。悲夫子之不及。蒙顯賞其可恤乎。第聞其書皆寫本而題其卷曰。皇明實錄。其爲明故臣家所藏無疑。然則其賣之也。意者其藏之也。隱約而知我國思漢之故。欲其壽其傳也歟。不然。何騰寫之辛苦。傳家之久遠。而一朝擬賣於外國。而莫之惜也。吾知天下亦自有思皇明而不忘者矣。獨未知所以思之也。思其德歟。思其思歟。吾不知其何心也。

政府草記

聖上十二年乙亥議政府奏本曰。皇明列朝實錄三百年

禮樂車書治法政謨悉載於此而卷帙浩大史局秘藏亦無
一二副本雖中州博學之士見之者絕罕矣惟我 翼宗大
王默運聖筭庚寅春使象譯購來全部奉侍于 皇壇之敬
奉閣追惟 翼考風泉之感江漢之忠撐宇宙而炳日星可
以永有辭於天下而是書之東來亦可見天意之不偶然也
第其藏弄以後歲月浸久蠹魚朽爛在所當念臣意則亟令
館閣諸臣分董騰寫以活字印出幾本藏于 皇壇及 萬
東廟以爲次第流布庸闡 翼考積誠購奉之大義理亦有
光於我 殿下繼述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綸音

皇明實錄久藏奉室欽仰 翼考精義之攸寓今此翻印廣
布之請甚穩當敢不敬遵乎

朝宗巖大統壇紀

南宮源

夫士而祭天子無於禮之禮也雖然蒼梧之舜廟祭文王於
岐山民之所自爲也而又見楚之民起茅屋祭昭王此皆不
忘其先王之德而然也乃情之極而非所僭也惟我 大明
太祖高皇帝與我 太祖康獻大王同時創業定爲君臣之
義而賜改國號義爲君臣恩若父子我 先王祗承寵命恪
勤侯度垂三百年矣嗚呼萬曆壬辰倭寇來侵我國之宗社
危急生民之塗炭迫在呼吸之間我 昭敬大王遣使請救

於朝幸蒙 顯皇帝命將統兵二十三萬出白金五百八十
三萬運餉費三百餘萬以給軍凡七歲然後乃定肆我君臣
父子夫婦其盛德至澤何可忘也後四十歲 崇禎丙子建
虜猖獗大國淪陷繼值甲申之變 皇京蕩覆天下無主嗚
呼尚忍言之哉蓋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况我國寶
賴 大明之恩而舉國生民孰不痛憤乎顧此褊邦東土寇
亂創殘之餘強弱勢殊不能盡節效力而夷虜之爲帝也則
此仁人志士所崩心而痛哭也明遂亡而能執憤忠之節者
其誰也卽九義士東昌王先生義承臨胸馮先生三仕杭州
黃先生功瑯琊鄭先生先甲通州楊先生福吉濟南王先生以

文大同裴先生三生青州王先生文祥大同柳先生溪山舍
寬悲痛隱於山谷間矣幸當 鳳林大君還駕日隨後從之
卽魯連蹈東海之義也遂偕隱于加平郡朝宗里此乃世之
所謂九義士而義士之止於此者愛其朝宗名也乃築一壇
設 太祖高皇帝歲一之享其事微其意深而君臣大義至
於此而極焉嗚呼天府一隅降寄于天子之祠此天下之至
變也雖然使我東土義理豈負 皇明萬歲之恩哉絕壁竒
巖列左右而體君臣之像川道順流回西東而有朝宗之義
也 皇明亡後處士許格遂就里北之一穿巖乃奉刻 烈
皇帝御筆思無邪三字卽文正公金先生尚憲拘瀋陽時所

得也又刻我 昭敬大王所教萬折必東四字左刻以顯者
曰再造藩邦又刻日暮途遠至痛在心八字 孝廟賜相國
李敬輿批辭皆文正公宋時烈書也又刻朝宗巖三字朗善
君俱之所著者也處士許格始創其事而相之者邑士白海
明也郡守李齊杜主其事矣華陽山萬東廟與宮中之大報
壇則此其朝宗巖爲之兆也 正廟甲申命判書趙鎮寬立
碑頌德其後華西李先生恒老每遊觀欲起亭而未就其門
人重菴金先生平默叙其事蹟多以文字徃復于全齋任先
生憲晦則此真萬世之至論又省齋柳先生重教使門生李
在成刻見心亭三字此是易復卦回陽之義也夫尊華攘夷

春秋之大義而有好義者莫不歆動慨歎也嗚呼九義士之
貞忠大節炳朗日月感激天地君臣父子天理人倫豈有間
哉 皇壇下左傍設九義壇而一體君臣之義歲祀之此則
國家尊崇之常典士林表章之公議豈不以臣子陪從天子
之義耶嗚呼後千萬歲尙有以識我君臣之重者歟明天眷
顧九義後孫仍居其山下世守相傳王馮二姓最著焉余今
與族侄櫬望山川之竒巖步洞口而見其御筆及諸先生所
著文字慨然流涕至 皇壇下有茅屋數間卽濟南王先生
之後孫居焉 名濟夏 其面目粹然言談款厚可謂君子人而
皇明與九義事蹟爲我道詳且盡嗚呼皇天默佑使斯人主

其事行其禮而 大明日月獨永照於此地寧不奇幸也哉
永曆二百五十三年己亥春正月咸悅南宮源記

送迎詞

享祀每年正月四日即
皇明太祖創業之日也

皇明明兮逐胡元正禮樂兮經義尊大一統兮開泰平撫四
夷兮繼神孫右一章云胡淵灘兮函夏穢腥臣祖僕兮左海飄
零苟視息兮虎尾累傳世兮麟經俟河清兮有期奈天醉兮
晦冥九廟卽墟兮幾闕星霜含忍極兮遺臣起義享兮皇靈
右二章行廟有倣兮朝宗雲鄉誠通可格兮桑海茫茫如水在
兮左右皇降集兮洋洋鳳旋兮龍旗瞻藹兮悠颺牲幣兮馨
潔我享兮我將咫尺峻奔兮况瞻耿光右三章籩豆踐兮盥

迎辭

清望燎煌兮竭情萬國腥羶兮奚止雲旄冽彼下泉兮顧瞻

舊京

右一章

一百年烟塵兮鐘簷移冠裳陸沉兮諸夏夷嗟周禮

兮魯在是揭虔兮漢儀不顯光兮垂假如有聞兮歎嘻享事

兮既成載徹兮不遲

右二章

於乎大哉兮天子之祠念我有待

兮永叙厥彛明命赫然兮極天罔墜以顧以右兮庶無射思

右三章
送辭

祝版

敢昭告于 太祖高皇帝伏以春秋一脉左海朝宗磨厓萬
折東水溶溶行廟有儼事微義深 皇靈在天仰冀降歆澗
藻行潦誠庶無射期永不怠祗將昭格謹以剛鬣醴齊敬薦

歲事尙饗

皇廟復設疏

任憲晦

聖上二年乙丑經筵官任憲晦疏曰伏以臣以無似猥忝選籍已積年歲春間批旨又極隆重臣內而愧心外而愧人寢則愧衾坐則愧影驚駭隕越措躬無地戶部官各幸蒙擊禱之恩而經筵之銜尚縻身上不進不退無義無倫孤恩負國死有餘罪夫名實相混古今通患聲聞過情人或不免而至若純盜虛名叨荷異數歷選近世未有如臣之甚者在熙朝綜核之政詎可一任其欺誣乎伏乞聖慈亟命將臣所被筵銜永賜刊汰俾名器不蕪而賤臣亦免僭竊之誅還宅

素分寔覆育生成之大德至恩也臣從前不敢以職名自居凡於君德時政之可言者一切泯默臣非不知數月士師五年諫議之譏爲可羞耻而身旣不出言不可以獨出終莫敢變其株守矣近者伏聞慈聖殿下傳教有以大報壇

萬東廟壘設命停

萬東廟祭享移奉

御筆扁額臣固仰

慈教精義之攸在而臣誠愚懵不能無惑志昔文元公臣宋明欽未嘗一出位論事而獨於大報壇獻議以前王不忘小人所同不辭而爲之臣竊附斯義茲焉丐免之章冒死略陳以備裁省焉蓋大報壇萬東廟之設咸出於前王不忘之思春秋一統之義使環東土數千里之人得免於夷狄禽

尊聖錄卷之三
三十一
獸之歸者而惟 大報壇 肅廟英廟二朝克纘 孝廟志
事以爲之者則朝家之盛舉也 萬東廟先正文正公臣宋
時烈用茅屋祭昭之義屬之門人先正文純公臣權尙夏而
成之者則士民之私誠也同條共貫之中不無朝野之異蓋
自壬辰再造之後我東一草一木罔非 皇恩攸被欲報之
德雖家尸戶祝未爲不可此所以在朝家既有盛舉在士民
亦伸私誠者也是以 正廟親綴文賜祭華陽書院有曰緣
情義起竢百無疑又以 御筆題額以表章之大哉 聖人
之言固已達不悖竢不惑而方其設壇也故左相臣李畚故
判書臣閔鎮厚皆以士民之私自寓誠者則示以不禁不罪

之意使士民安心行祭陳白焉雖以此觀之其不當視以無
端疊設而廢一也亦明矣蓋今之所修明只爲致嚴致敬而
一壇一廟各伸情禮其爲嚴敬隨地自在設以文廟事傍照
亦何嘗以已建於國都不許疊享於下邑耶臣愚竊以爲壇
廟疊享罔或有欠於嚴敬也如以天王之尊私祭於深山窮
谷爲靡可則靜江之祀虞帝蜀民之祭先主獨非在於卉裳
之地野寺之旁乎廟貌荒涼之日甚誠有如 慈教者而是
亦惟在朝家一措置之間耳如 英廟朝除付官屯田無所
不可又何必以是爲拘至於停享乎臣聞之禮曰有其舉之
無其弊之尋常禮節猶當如此况莫重莫大天王之祀旣舉

之矣二聖之陟降於斯顧享於斯已爲一百六十二年之久而令焉一曙遽爾停享士民私誠之無地可伸姑無論在天英靈莫無彷徨眷戀於冥冥之中耶且御筆扁額之地其所難慎與他有異者耶揆以義理叅以事體恐不必乃爾是豈非可已而得已者哉嗚呼粵瞻神州腥臊並御九廟崩燬香火殄絕二陵松柏無枝起風皇靈之降臨歆格惟在乎大報壇萬東廟已矣今又廢其一其於情禮果何如也臣言及此自不覺涕泗之交頤也噫時世雖遠義理不泯浸著慨鬻忍痛含冤是爲三百年未死之人心則今於茲舉上自縉紳下至韋布必已有爲聖上言之者而臣亦皇朝遺民

之一也微衷攸激敢此瀝血顧臣僻處下土不免爲後時之言彌增悚懼惟聖明毋諉成事更入思議如不以臣言爲不可仰稟東朝還收萬東廟停享之命仍舊揭額以慰左海士民之望俾有辭於天下後世千萬幸甚抑臣須有更稟者葦陽院儒憑藉尊嚴之地侵漁下民流弊漫漫有識之憂歎厥惟久矣此則罪在院儒恐不可不自朝家嚴飭痛禁伏願聖明並垂矜處焉臣以螻蟻之微冀土之賤干冒宸嚴言不知裁其爲僭越罪合萬隕臣無任震恐戰栗之至

尊華錄卷之三

尊華錄卷之四

斥邪

純祖元年辛酉西洋學大熾乃大行鋤治誅其沈溺之尤者
 仍命諸道常加糾禁周文謨本以蘓州人隨使行潛來誑誘
 男女而教之梟首警衆黃嗣永酷溺邪學邀來文謨及逮捕
 亡命潛懷不軌請來海舶欲邀洋夷其罪非諸賊比用逆律

斥邪綸音

憲宗五年己亥斥邪綸音諭中外大小民人等 王若曰嗚
 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
 恒性其論一原卑賦之初曰天曰上帝者天以形體言上帝

以主宰言也曰命曰降衷者非諄諄然真有詔告也一理所發二氣幹焉四序所運萬品育焉人得之爲性者其德有四曰仁義禮智也其倫有五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此皆當然而然無待乎安排布置勉強作爲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率之則爲順天悖之則爲逆天凡所以奉天而事上帝者豈有出於四端五倫之外哉嗚呼粵自羲農堯舜繼天立極其寅畏而祗承惇叙而敬敷者惟此而已亦粵我夫子祖述憲章之後至于有宋羣賢其明天理淑人心者惟此而已毫釐有差猶謂之異端况乎陰沴蒸誕怪詭不經之外道乎國有常刑必殺無赦此所謂辟而止辟也嗚呼我東處

文明之鄉襲仁賢之化美風善教厥惟久矣洪惟我 聖祖受天明命肇造區宇明彝倫以立人紀崇道學以正國俗聖子神孫儆戒不怠丕克對越于天而休運永孚儒賢輩出上自公卿大夫下逮閭巷匹庶戶服洙泗之行家誦洛閩之書男以忠孝爲本女以貞烈爲重冠婚喪祭必遵乎禮士農工商各遂其業式至今胥匡以生國家賴焉矧惟我 正宗大王挺天縱之聖紹百王之統聲明文物粲然具備而不幸有凶賊承薰者購來西洋之書號爲天主之學非 先王之法言而潛相誑誘非聖人之正道而馴致耽惑駸駸然入於夷狄禽獸之域於是乎 正廟憂其久而愈熾也治其魁宥其

餘克推欲生之念俾開自新之路恩莫厚矣德莫盛矣雖豚魚之頑梟獍之凶亦當有所感悟而本性既喪舊習不悛以至辛酉討邪之獄而極矣其薄有才藝者艷其新而倡之矇無知覺者樂其誕而從之身處卿宰自作窩窟家傳詩禮亦有染汚而文謨則變雜制敢行都市嗣永則裁帛書欲招海舶凶圖逆節於斯爲惡苟非我 純宗大王暨我 貞純大妃悉燭魑魅之奸大振斧鉞之威廓闢而痛鉏之則國之爲國人之爲人有未可知也嗚呼今去辛酉四十年所禁網寢疏邪教又盛虺蜮匿影稂莠易種逆豎變姓而出沒妖譚齋貨而交通潛募洋人至再至三而聲氣接於異域脉絡遍於

同黨比諸辛酉殆有浮焉肆予小子謹遵 皇祖之謨恭奉慈聖之命不敢不行天之罰雖其迷昏而莫之返淪沒而莫之拯駢首連肩自抵大戮而予惟爲民父母其能無哀矜惻怛之心戚戚于中哉嗚呼予聞不教而刑謂之殃民予當以邪教委源逐條卞析用播告于爾在廷臣鄰及我八方士女俾各曉然爾尙欽哉嗚呼彼爲天主之學者曰是學也乃敬天也尊天也天固可敬可尊而彼所以敬且尊者不過如滌罪邀寵之諸鄙事自歸於慢天褻天也吾所以敬且尊者卽向所謂四端五倫之昭天命順皇降而日用事爲之當於理也邪正之分不待兩言且彼耶蘓云者不知其是人是鬼是

眞是假而其徒之言以爲始以天主下降死復上作天主爲萬物民生之大父母天也者無聲無臭人也者有軀有殼斷不可相混而今以天謂之降而爲人以人謂之上而爲天是有何依倚可惑之端而若是之矯誣也甬試思之徃古來今有是理耶嗚呼匪父何生匪母何育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生民以來斯滅他不得之大本也彼乃以生我者爲肉身父母天主者爲靈魂父母親愛崇拜在於彼不在於此以自絕其父母是果血氣之倫所可忍乎祭祀之禮所以追遠報本而孝子之不忍死其親也神理人情不得不然而彼乃毀主廢祭謂死者無知苟如是也彼所謂靈魂又何所依靠首尾

橫決不成倫脊虎狼惡獸也尙有父子之情豺獮微物也尙有祭祀之義則彼雖圓顧方趾曾虎狼豺獮之不若人之無良胡至此極嗚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而彼乃以教皇教主作爲稱號不啻如戎狄之首長賊盜之渠率是欲攘司牧之權使政化無所底命令無所施也禍首亂本孰有甚焉嗚呼有陰陽必有夫婦不易之理也彼乃以不嫁不娶妄托貞德其下焉者男女混處穢亂風教由前則人之類滅矣由後則人之倫瀆矣無父無君既至於此夫婦之際又何可論至若聖母神父領洗堅振等種種名色愈出愈幻要之爲狐魔巫覡符水詛咒之惑世者也粗具見識寧或疑眩而最是

尊經卷之四
四
天堂地獄之說易哄蠢然此釋氏之陳腐也前人之辨已無餘蘊不足更事劈破而是曾孰見而孰傳之也蔽一言曰謊說也彼亦均受天賦並充人類而乃欲斲棄五常滅絕三綱以求其身後之福於慌惚茫昧之地者不亦惑之甚哉求福之道實有之矣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配命者合於理也不回者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也如是則福自至不如是則欲求福而反取禍也予聞耶蕪凶邪之寂酷者也其學之爲福爲禍於此可驗而不惟不爲之視以爲懲乃以刑死爲樂地刀鉅桁楊豎不知畏如醉如顛莫可提醒非愚則妄吁可哀矣嗚呼此若爲光明正大之

教則何必講投於昏夜密室之中嘯聚於深山窮谷之間而廢種錮孽矢志惡國之徒下流至愚騙財誨淫之輩互稱教友各設邪號藏頭隱尾打成一片也哉卽此形跡已判其至凶至妖而究竟爲計不出於黃巾白蓮之苞畜耳彼豈非生長於此邦食息於此邦者乎此邦之俗只是四端之擴充五倫之培植而父祖之所相沿師友之所相資皆在於是則何故捨此邦所共由之坦路甘心於幾萬里外異類之邪說以自就罟獲乎嗚呼彼浸漬之深錮者盤覈之畢露者固已成伏厥辜而其未及現發者又不知糾結如何滋蔓如何死者雖不足恤生者猶可不變彼皆吾亦子耳忍使之一向沈盡

不思所以曠昏嚮明之方乎今予較示心腹非予言也乃惟天之經人之維古昔羣聖之訓也嗟爾臣黎欽哉欽哉父詔其子兄詔其弟其所訛誤者必思所以開導焉其未陷溺者必思所以勸戒焉又或有開導勸戒而終不率者必思所以殄殄而懲創焉俾此一種毋敢更容則豈不休哉豈不休哉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慝矣爲今之道其惟敦行誼以修其孝悌忠信篤經術以習其詩書易禮而勿以趨尙放縱背前聖之規矩勿以考據細瑣侮先賢之訓詁使我章甫襟紳粹然一出於天德天彝自然之則則吾道不期扶而扶異學不期斥而斥彼感發而自奮警惕而自悔者庸

詎無去邪歸正之理哉嗚呼書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茲邪教之橫肆職由予寡昧不能導率之咎反躬自責若恫在已而載念爾一寒一煥一飢一飽之節罔非予小子夙宵憧憧則其於爾性命之所關係倫彝之所維持爲人爲獸之所界限剖判者予又安得不重言復言哀痛而論之也

斥和疏 李恒老

聖上三年丙寅叅判李恒老疏曰伏以臣日者伏蒙 賜批 閱臣老病以調理行公爲教臣雙奉拜讀感淚交迸此雖慈父之於愛子何以加焉自茲以往益不知死所矣但因仍數日見職未蒙許通之 命而實病萬無可強之勢若以所帶

之職溘然就木則傷廉害義受人笑罵臣死不可瞑目也方
欲治疏重顛 天閣而副揔管新 命又至瀝血陳情反成
虛套臣玩負乘之占懷福過之灾又欲循墻而走也伏望更
加矜察並 命遞改實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恩也臣伏讀
朝紙十行絲綸令人感泣足以仰見大聖人罪己責躬收拾
人心之盛節也第今中外物情下不信上痼疾已久徒言無
實不足以濟事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所謂仁
聲者如巫蠱土木之役悉禁斂民之政大開從諫之門深講
用賢之方不由一毫私意不雜一毫文具不容一毫吝執使
舉國曉然知 聖意之所在而必信不疑然後乃所謂仁聲

也不然而斟酌其中稍減分數而無拔本塞源之實粗能收
用而無貫始徹終之實則百姓至愚而神彼其怨咨離叛又
非奉天一詔所能回也惟 聖明念哉若夫信賞必罰之說
則前疏亦既微發其端矣盖天道有陰陽人事有淑慝故扶
陽而抑陰命德而討罪勸善而懲惡如車之有兩輪鳥之有
兩翼不可闕一者也二帝三王參贊化育者在此孔孟程朱
講明傳授者在此爲政而不達於此則雖無事之時不可以
爲國况有難之時乎故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以其馬之正
者不可不賞于祖左不攻左右不攻右禦非其馬之正者不
可不戮于社此則帥臣之所當講也尊君親上盡伏節死義

之忠者不可無五服之章懷利忘義有偷生苟免之罪者不可無五刑之誅此則朝廷之所當講也推此以究凡事皆然好惡不明功罪不章僨事之所由也惟 聖明察焉抑又有一獻焉洋夷之禍至於今日雖洪水猛獸無以加焉 殿下宵旰憂悸內則使有司捕誅邪學之黨外則使壯士出征八海之寇人獸之關存亡之幾決於呼吸誠不可少緩也然徒治其末而不拔其本徒止其流而不塞其源則臣又恐根本之萌孽源泉之湧出雖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揅其末者雖若功至而實難爲功故昔之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

末之不治非所憂矣然則汎掃洋氛之本在 殿下之一心今爲 殿下計莫如澄治此心不爲外物所牽制撓奪所謂外物者事目甚多不可枚舉而洋物爲最甚臣願 殿下斷自睿衷凡服食器用逐日常接之際一有洋物介於其間則悉行搜出聚之闕庭而燒之昭示好惡之有在則是克己正心之符驗而 殿下之身正矣以是警動於宮闈之內宗戚之家則宮闈宗戚莫不從志而 殿下之家正矣以是警動於朝廷則內自朝廷外至遐裔莫不從志而 殿下之國正矣身修家齊而國正則洋物無所用之而交易之事絕矣交易之事絕則彼之奇技淫巧不得售矣奇技淫巧不得售則

彼必無所爲而不來矣此與誅捕征伐本末相資表裏相因不可不加之意也臣平生身不着洋織家不用洋物以成一家之政滿腔血心欲以行之於身者告之於君施之於家者推之於國願 殿下行此一著快示中外使羣臣百姓知大聖人之作爲如青天白日焉安知不天降大任試之以敵國外患使 聖明動心忍性憂戚玉成傾否濟屯以當一治之數也伏願 聖明財幸焉

疏 奇正鎖

聖上三年丙寅叅判奇正鎮疏曰伏以臣以螻蟻之微仰累日月之明玷辱名器 四朝于茲通年 誤恩尤出萬萬常

格之外欺國之罪隕滅猶輕席藁私室日竢誅譴之至曷敢有狂瞽之說煩瀆 黜績乎仄聞日者洋胡猖獗凶圖狼藉至有北京移咨之來其辭意殊常半涉虛喝半涉調停船隻亦或犯泊西海蓋此賊之懷狼心於吾東國非一朝一夕之故特以舟路多淺海山多峻狐疑而不敢登陸今雖以殺害彼人執言其實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也今其既來者之登陸肆凶不可保其必無後來者之有無多寡又非料度所及要之肆凶與否在彼應變之善不善在我不可恃彼之不我犯而不爲應變之圖也廟堂之深謀長筭竊計靡不用極有非草野愚淺之臣所可懸想者而微 臣漆髮之過慮尙恐其機

事或失後悔無窮衷情所迫平日之私分有不暇顧矣敢以數條千慮之得錄在下方冒昧陳達死罪死罪惟 殿下先賜留神澄省後加猥越之誅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激切震灼之至謹奉疏以聞其一即美不可不先定自古有國家者必先有一定不易之美定於君相之心而後萬人

不齊之精神心術始灌注歸一功乃可成上有圖王而王欲霸而霸下至戰而勝攻而取皆是道也三歧兩端最事之病也咨文以後臣固知朝廷處分極其嚴正而里巷至愚妄相告語以爲北京已行之事將不免復在吾東矣臣之病聾亦依稀聞之不覺嘔噦數日區區過慮萬一異時百僚之中有以此說疑亂四聰者則臣以爲此妖言也外國相通非因無之此胡乃覆載間非常妖氣矯誣天地日月殄滅綱常倫理誑誘好利之愚民以自濟其滯然之私計行意得一天之下盡入其彀中差爲乾淨者獨青邱一片耳彼狡虜之情以此爲眼中之釘百方鑽穴隙必欲交通而乃已夫豈有他故哉其無厭之溪壑欲附庸我國家帑藏我山海奴僕我衣冠漁獵我少艾禽獸我生靈耳萬一開交通之路則彼之所營件件如意次第無碍不出二三年 殿下赤子不化爲西洋人無幾 殿下將誰與爲君乎引油自灌而望其不污引虎入室而望其不噬雖至愚亦知其無是理伏願 殿下斷然以

抑洪水驅蠱蛇自任守之不撓明告百官軍民無或有一分
饒恕之意此非徒一時 宗社生靈之福亦爲萬世開太平
之一大根基豈不休哉抑又聞之伊川被髮識者知其百年
爲戒近日豪華輕薄喜蓄洋物耽服洋布最爲不祥殆海寇
東來之兆朕 命中外官搜括屬人所儲洋物焚之通衢凡
嗣後買來者施以交通外寇之律亦定民志之一道其二先
修辭令臣聞古者兩國相攻使在兵間辭令屈則歛兵而退
此說在今日真是干戚之舞然而彼船之來以濫殺問我而
我之答辭若不光明直截則問者氣伸答者氣縮氣之伸縮
卽勝敗所決也其答大意當云我國待外國人本自不薄告

饑則賜食告病則賜藥告舟船傾漏則給材木若或饑困特
甚則有牛酒之饋哀矜救活之意豈有遠近之別乎若或不
告地方官變形潛入出沒城府閭落間則是乃窺覘之姦細
寇賊之先導也隨現捉而加刑誅乃天下有國之恒典何足
疑乎况此等人旣犯此一罪而又嘯聚無賴日夜誘以畔君
背父之教瀆亂男女計口收貢衆惡兼備此非徒我國之罪
人乃汝國之羞耻汝國人當掩諱之不暇今乃駕艍相詰耶
當場彼必無辭可答矣沿海官員不夙講答語倉卒撞着似
或失措竊見龍岡縣問答一紙彼醜有聞而我人元無所答
其沮縮之氣可想沮損國威豈不大哉今宜令善爲辭令者

作答語一通頒布沿海鎮邑使之預講而等待其三審地形
蓋利於水者不利於陸利於平坦者不利於險阻彼胡以水
爲家決難以水爭兵機頃刻萬變雖難鼓膠柱之瑟若言其
大致則制彼胡之法恐不過據險邀擊四字乞 命中外將
臣先事審察地形胡若登陸庶無彷徨失措其四鍊兵彼虜
之蓄積於我已久設使今年不犯越而自退其勢早晚恐不
免有一場交兵此非賦詩所能退長嘯所能却必也大鑿一
陣殲厥醜類然後蒼生可以息肩 宗祀可以奠安鍊兵豈
可少緩乎古之治兵不過二塗曰藏兵於農曰募民爲兵今
日京營以外未嘗不藏兵於農也而文治成猶武略不競且

國俗有門地陋規賤兵太過一入軍籍婚嫁不售故平時逃
避軍籍如避死地今日軍簿皆是丐乞黃口不則白骨虛名
每年軍點時里正雇人受點而已以言乎兵器則各邑官庫
所儲之弓箭角器蝕不堪一礮火砲則其可用者皆爲追鹿
軍與守管者循私盜出其存者穴穴傍漏垢埃塞腹不堪一
放以此對敵則雖韓白揔兵劉岳選鋒不過輸血肉於賊虜
而已此藏兵之不足恃也今欲轉其道而募民爲兵則竊量
今日賤兵之癩習怖死之惴膽雖積金帛於東市決無應募
之人念其若此而欲括民爲兵一國必波蕩不待洋船之來
而逃亡者皆爲盜賊矣此又募兵之不可行也然則束手而

待其魚肉而已耶其必曰鍊兵於野乎曷言鍊兵於野嗚呼
古昔聖王爲陰雨之備何其周盡也禮樂者化民之大節目
而射御之末事乃與並列而爲六藝挽彊策牡非八歲童子
之所可能而其文則自小學而頽教之鄉射之禮與鄉飲而
並行乃至天子將祭有澤宮之射蓋折衝禦侮之意默寓於
其中士之所習者如此故一朝出身可以捍王于艱我國之
牖民可謂左矣童習白紛不越乎淫侈無用科場之文詞而
有用之六藝不講其一焉習而成俗甚至十夫團聚不帶剪
瓜之一刀三家村落元無剝雞之一刃况其他乎若有一胡
持兵器而突入則百家之村駢首而受其屠戮矣彼胡蓋熟

知其如此故敢於窺覲而不憚今宜以與民同仇之意布告
域中使坊曲主戶各各自備弓矢率村民而肄習之以爲倉
卒保其父母妻子之計若有武藝出等者官爲試才而免其
身布且別爲令甲使名不在兵籍者不得赴武舉非柳葉箭
二中不得赴文試若使環海數千里無一不知操弓之士則
其威足以折衝萬里狡虜必脅息而不敢動矣不幸有事精
兵亦庶乎可得矣又竊聞彼之短砲甚捷非短兵所可制宜
令各道營門多造弓矢火砲恣各官之上本價取去以充官
庫其副則又以本價頒之民間則鍊兵而不費國帑治兵而不
煩程督愚臣淺慮莫過於此或曰此令若頒則民情必一倍

騷動若之何臣答曰壬辰丙子朝廷諱言兵亂畢竟何益矣
聖主不諱亡哲士不諱死况此思患預防豈死亡之比而可
隱諱耶或曰臨渴之掘井能濟暘死耶此則孟子嘗言之矣
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或曰使民習
兵則將有潢池弄兵之患奈何曰此則西漢吾邱壽王已論
之矣禁民五兵適足以害及良民而不能禁姦民必民不操
兵而後國家可安則銷兵之奏可以萬世矣其五求言蓋天
下未嘗無可用之人亦未嘗無可用之策患在在上者不能
徧聞而盡用耳今日人與策不必遠求臣竊意不出京城必
有懷竒抱才之士乞許政府及三營受朝士軍民投書不拘

書面格例雖諺書亦受之以盡幽隱之材用其六汲汲內脩
以爲外攘之本臣聞人之元氣虛而客邪入焉木之中心朽
而蟲蠹生焉今日妖胡之橫行於天下盖以天下王靈不振
也然則吾之所以鎮伏妖魔消滅凶醜者亦豈有他術哉不
過曰盡吾內修之實則天人嚮合外邪自退矣內脩之事言
其節目則甚繁而其要歸則不過結人心三字人心不離則
一旅足以興夏匹馬可以昌唐人心離散則舟中皆敵國穀
下皆胡越豈不可畏之甚哉凡爲人君者孰不欲結人心而
人心卒不可結者何也所結者左右僂嬖之心也宮房戚聯
之心也巧令諂佞之心也結一人之心而千萬人之心離此

所以浚蔽而不可復合是故結人心非大公至明天命天討
不犯一毫私意不能聖人爲君難之訓良以是也青史昭垂
覆轍相尋可爲歎息痛恨今日恬嬉日久紀綱縱弛風俗頹
敗無事不弊無人不病假使風埃不起艱虞溢目雖然欲事
事而矯革之人人而救藥之則日亦不足惟朝廷之用捨得
宜則紀綱自立紀綱既立則風俗自迴結人心之道豈外於
此哉殿下誠於厦甍屋漏之間用入行政之際以結人心三
字念念不舍常以千萬人大同之心爲心則羣黎百姓不應
後志北辰之拱置郵之傳亦何難之有哉臣人品庸陋學識
淺薄最在人下不意虛聲侵尋自陷於負國欺天之科又犬

馬齒迫呼吸危喘今值邊圉有虞雖欲罄竭愚衷其所言不
過如此其空踈闇劣可謂綻露無餘 殿下旣明燭其如此
而不加鑄削之典則不惟臣之罪與日俱深臣恐衰俗虛僞
之風終無矯革之日國家事終至於不可爲矣臣不勝瞻天
望日祈懇之至

疏 李晚遜

聖上十八年辛巳儒生李晚遜等疏曰伏以臣等俱以嶺外
疎迹之蹤耳韋布之賤名未登於仕籍管蒯之微才不通於
世務而尚幸其生也勛華 聖明之時其居也鄰魯仁賢之
鄉而所誦說者周公孔子之書也所服習者周公孔子之教

也惟其疎逖微賤未能有以萬分一補禪維新之治庶幾講明執守益篤導衛之誠征邁指引益發扶斥之義上不負蒼莖作育之化下不負降衷秉彝之性以爲不報之報而已即伏見修信使金弘集所賣來黃遵憲私術一冊而流傳者不覺髮豎膽掉繼之以痛哭流涕也嗚呼天下之生久矣堯舜周孔開之於前思孟程朱明之於後惓惓於民彝物則之本兢兢乎叙秩命討之實一或有邪說設行孽芽其間則必拒闢之棄絕之驅除之殄滅之是以楊墨之學仁義而斥之甚於洪水老佛之見心性而討之急於私讐左道惑衆之誅著於王法黨與先治之訓載在春秋千五百年之間由是而治

反是而亂由是而安反是而危由是而民生奠於衽席反是而人類淪於鬼魅由百等百莫之或違善以爲天地立心爲國家立命者舍是則無他道故也洪惟我朝建極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式至今休諸不在六藝之科詩書之教者罔敢售其膏臆騁其頰舌一道同俗之義猗歟自三代以下未有臻斯世之盛者也不幸有耶蕪邪教出於海外夷種禮義廉耻尚矣倫彝綱常一切掃盡其言也宏濶盛大而老佛之所不敢道其術也奸騙狎詐而楊墨之所不忍爲也傳襲乎黃巾白蓮之妖而狡獪過之依托乎紫羅墨帽之神而謊誕甚焉直一禽獸耳犬羊耳闖我無人思以易天下蠱蠹中國侵

滄東土而周孔邈矣程朱已矣平陂之時運不常好惡之民志靡定鋤耨訊掃之責其不在吾君吾相乎肆我先王正宗純祖以及 憲廟先酉後友增其式廓干犯者必殺無赦詎誤者雖小不貸軒鏡高懸禹鼎增重妖腰亂領成就顯戮逮我 聖上踐阼適追先王之志事率由先王之典憲丙寅沁都之變彼自送死我乃致討天怒斯赫羣醜並遁已膏之鉄鑽尙在已明之日星未昧曾不十年凶言醜說狼藉旁午前而潛相誣誤潛相誑誘者今乃肆然而筆之於書前而渠自傳習渠自付受者今乃顯然而投之於我勝於周孔之說猶於朱陸之句何等誣聖何等誣賢何等辱國而有微進而矣

御之者有登對而傳布之者然猶上之人恬然不以爲恠下之人靡然不以爲耻視若薄物細故看作微管小過而無一人忠臣義士明目張膽沫血碎首爲周孔爲程朱而伸其誣爲先王爲 殿下而盡其節者僅有一卑微潛劉元植而旋以四凶之罪隨之 殿下試觀自古以來衣君之衣食君之食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膺專對之任居具瞻之地而賣奉辱國之書達之 天階藏置誣聖之說播之朝著張皇寇賊之勢恐動君心憑藉勾衡之威鉗制衆口者果皆如何人哉何況在先王則斥之如此甚嚴在 殿下則容易納之巨等不敢知 殿下將何以仰報於先王而有辭於後世耶屢暨肅穆

宮庭如水乙夜邃寂丙枕無寐以 殿下之明反以思之亦必惕然有追舊之感而喟然有鮮終之悔矣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曰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臣愚死罪竊以爲寧以國斃決不可使先王典憲至於 殿下之身而破壞之先王禮樂至於 殿下之身而弁髦之先王疆土至於 殿下之身而捐棄之先王臣庶至於 殿下之身而淪脂之也此則義理既然而惟其利害之說至巧且僭粧出無形影之俄夷嗾起不係關之美國日本強悍爲其機關脉絡於中間聽者疑懼於是議者助勦於是爲建德報仇者托重於是而逞其怒焉劉氏左袒者顧忌於是而噤其口媿媿

玩愒浸浸然載胥及溺臣等請復就其所謂私議者而逐條辨之其議曰爲朝鮮今日之急務莫先於防俄防俄之策莫先於親西國結日本聯美國夫中國者我之所臣事也課歲玉帛結轍遼瀾謹守侯度祇服藩職者二百年于茲而曰皇曰朕偃然二尊之稱一朝安而受之寵其人留其書則烏在其親親也萬一執此爲詰致煩噴舌則 殿下將何以辭之也此其利害之較然者一矣日本者我之所羈縻也三浦之往事如昨壬辰宿怨未平而關阨險夷渠已熟知水陸要衝渠已占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乘時陸梁豈無其僂萬一賊我無備恣其豕突則 殿下將何以制之也此其利害之較

然者二也美國者我之素昧者也空然被他慫恿自我引惹
駕風濤涉重險疲弊我臣僚尾閭我財賂萬一覘我之虛侮
我之弱強以難從之請委以不繼之費則 殿下將何以應
之也此其利害之較然者三也俄夷者我之素無嫌者也空
然信人間貳損我威重靠遠交而排近隣舉措顛倒虛聲先
播萬一資此爲釁來尋兵端則 殿下將何以救之也此其
利害之較然者四也又况俄美日本同一夷虜難置厚薄於
其間而豆滿一帶疆界相接萬一循日本已約之例援美國
新設之約請地而來居請貨而交權則 殿下將何以拒之
乎此其利害之較然者五也又况溥海內外如日本美國者

不可殫數而萬一各自效颺各自征利請地請貨一如日本
則 殿下將何以遏之也不許則前功盡棄而衆怒叢集爲
敵爲讐者不但俄夷一國而已許之則一隅青邱幅圓不過
三千里將無地可容此其利害之較然者六也又况夷虜之
種素性貪婪今古一轍南北同然萬一蚩蚩相依蚌鷁相將
裹應外合坐圖漁利則 殿下將何以禁之也此其利害之較
然者七也自有此事以來無知者疾首怨痛有識者拊心隱
痛民心已離國勢已削如使俄夷一向崖視則已真如黃遵
憲之言力能並居志在侵陵 殿下將坐待萬里之來援抑
將獨與轂下之羌戎禦之乎此其利害之較然者八也 殿

下何故爲此百冒無一利之舉啓俄夷無心之心生羨國無
事之事以致寇而招戎剝肉而醫瘡乎其議曰從事於西學
盡力於財用盡力於勸農盡力於工用夫財用農工自有先
王之良法美規欲輕於先王之道者貊也欲重於先王之道
者楚也勞來振德不費不害則民恒安矣節以制度食寡用
紓則財恒足矣不以無益害有益不以異物賤用物則工恒
勸矣唐虞之時比屋皆封成周之世居積行裹而漢之紅腐
貫朽由之有勇知方何嘗舍先王之道而從事別樣妙術也
政使竒技譎巧攫挈網利妖器幻術鉤鉅引貨天地之間寧
有此理決非可以神降而鬼喻水湧而海溢也何況先王之

道已熄先王之法已壞赤子化爲龍蛇冠儒變爲醜脫則雖
有粟 殿下其得以食諸雖有兵 殿下其得而用諸臣等
請復就其古事之在於史籍者而此類陳之矣昔六國合從
以擯秦而皆壤地相接風俗相鄰未聞越重溟之海涉萬里
之濤而結唇齒之援也吳蜀締交以拒魏而皆嚴其界限慎
其封守未聞借我之地循彼之交而重輔車之勢也晉武徙
氏羌於關右維翰別幽燕於契丹當時豈不自以爲受不殺
之仁權時濟之智終成尾大不掉之勢遂致夷狄猾夏之變
豈非前鑑之孔昭而覆轍之相誡者乎尤可痛者遵憲自稱
中國之產而爲日本說客爲耶蘇善神甘心亂賊之蒿矢仍

爲禽獸之同科古今天地寧有是理無乃同時渠魁之漏網者積於沁都之敗而知其不可兵刃取勝襲於東俗之正而知其不可邪說見欺要以甘言諉語之危辭脅之逞其僥倖稍食之欲售其轉轍薰蒸之奸乎如其不然則甘美之言諉說之已極矣危怖之辭恐赫之已盡矣又何以傳教無害之說尾之於後也其心所在不難知也由此觀之其人之是真是假不過邪徒以是欺宰相以是欺 殿下也伏乞 殿下惕然深思廓揮乾斷深輸既往之失慟念將來之禍其人卽盡發遣其書投之水火明示好惡布告中外使一國含生曉然知 聖意所在而益明周孔程朱教人之法民皆有安生

居業之樂則衆心成城師直爲壯不惟鴨江以東馬島以北醜類邪種之無所容其間縱使蠶蠹之毒不忍其蝥可使制挺而撻其堅甲利兵矣臣等叅在縫紉之列均被培養之澤不忍負先王不忍負 聖上百舍重繭來伏闕下而顧今大小心泄未聞發一議出一奇以紓國家之憂而徒蕩蕩然求比於侮聖猾夏之夷倭以爲寤目前之無事一有違忤又復飾刑以威之臣等疎逖臣等微賤何啻洪流之尺葦原燎之勺水不知嶺海余木乃今之宜而爲周公而死爲孔子而死爲程朱而死爲先王而死爲 殿下而死與古之胡銓錢唐遊於地下榮亦極矣惟我 殿下以苞荒之度推好生之德

不以狂妄爲罪而怒之臣等寧蹈東海而死耳不忍與禽獸
犬羊雜處苟活也人鬼判於今日華夷決於此行愚憤冊中
按住不得大都疾號言不知制伏惟 殿下哀憐 特賜之
採納之非獨一國之幸實天下之幸非獨一時之幸實萬世
之幸
批曰省疏具悉關邪衛正何待爾等之言乎至若他國人私
擬文字初不足深究而爾等又誤看而抉摘矣若藉此而又
煩疏舉是謗訕朝廷豈可待之士子而不之嚴處乎爾等知
悉退去

與嶠南疏廳書

金平默

聖上十八年辛巳加平鄉人金平默等謹西向再拜致書于
嶠南疏廳僉執事竊惟 皇明運否妣江之說肆行而程朱
之道被絀其效至於神州陸沉二百年於此矣天不悔禍西
胡妖氛又以類聚唇齒東韓載胥及溺雖以平默等之愚少
從師友略有所聞必知有今日之禍久矣頃者丙子通商之
初友人崔叅判益鉉持斧伏 闕瀝血以諫疏格不入而有
絕島之行同社洪在龜等數十人繼以陳東高登之舉終於
痛哭而撤還平默等竊自以爲橫流稽天之勢非一葦可抗
相與深藏於萬山之中息交絕遊簾離塞兌只將四聖扶陽
抑陰之書春秋綱目尊華攘夷之編究其終始而矢以自靖

獻于先聖矣月前有人騰示貴道通文始知千里衣冠之鄉
惟僉執事尚歲寒松栢之象而不覺歛衽起敬以爲眩霧晦
退諸老先生之澤愈久而有不斬者存焉日者得疏本一通
伏以讀之又見其旨意惻怛大體正當磊磊落落無可更疑
而指陳利害之際又能切近情實布之國中可使狐鼠破膽
鬼魅屏迹使人不覺曲踊而距踴嗚呼執事今日之舉真可
謂砥柱洪流以明天下之大義以扶天下之大經日月不墜
則其氣不滅山嶽不頽則其節不泯河海不涸則其功不虧
者也嗚呼諸老先生若在豈不莞爾而笑也抑豈惟諸老先
生雖孔孟程朱復起亦無以異矣皇天 祖宗照臨亦無以

異矣是則殷師一千年皇極之教 祖宗數十世培養之氣
都輸湊於嶠南一區秉陽道於積陰光國家於天下也嗚呼
號補衣裳之族而恐恐然畏夫異類之或繼正道之或伸宗
社生靈之或保全於萬一日夜騁怪喙喙爭鳴者誠可哀而
不足惡也其中或能稍辨菽麥者亦不免畏首鬼尾如三日
新婦者舉皆執事之罪人也惜乎老病垂死無以遂識荆之
願而供執鞭之役也嚮違之至不量僭猥卽日發使茲奉咫尺之書以達遠誠竊附宜興進士銀板之古義竊願因是千萬努力彌積誠意期動 天心倘外寇不見逐邪說不入火
佞鬼不得屏清議不得伸則拚死向前而不止如此則各道

士民亦有人心安知不徃徃感奮衆起幫助打成一片卒收
回天轉日之功乎伏惟僉執事相與勉焉以圖終則不但我
國之幸也實天下萬世之幸也平默恐懼再拜

疏 洪在鶴

聖上十八年辛巳儒生洪在鶴等疏曰伏以魯論有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臣等固知此訓是守身之常法也然難之大
則人人有救難之職患之急則人人而居濟患之位是以孟
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註之曰邪說害正人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
之不必士師又曰謂賊當捉當誅是主人邊人也謂賊可放

可恕是賊邊人也若曰邪說害正必也聖賢然後可以攻之
亂臣賊子必也士師然後可以討之云爾則洛閩世遠士師
失職人人而噤口家家而袖手則火焉將必家家而邪設人
人而亂賊矣當是時也果有能超然獨免於禍者乎所以古
之聖賢於此則無論賢否必盡力扶之斷之以主邊之人於
依違倚觀噤口袖手之徒則無論賢否必盡力抑之斷之以
賊邊之人此豈非人人而居濟患之位人人而有救難之職
者乎臣等以草莽賤品蒙被 列聖覆幬之恩食息元氣闔
闔之間皞皞而不知爲之者矣茲有莫大之患切急之憂不
容泯嘿者彞性所發按住不得謹從諸路儒生之後屢足赴

都仰叫 天閻顛此惶悶之至情伏願少垂察焉臣等竊聞
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五常之典華夷向背
之性也先王先聖之繼天立極於萬世者此也後王後賢之
講明傳授於後世者此也勸之以五服之章者以其能此也
威之以五刑之用者以其背此也此窮天地之大經亘古今
之大義一或有違冠裳淪於裔戎人類化爲禽獸而天地爲
之翻覆矣洪惟我朝受命 聖神承繼儒賢輩出非文武周公
之訓不習非顏孟程朱之教不行是以三綱明九疇叙維持
鞏固累百餘歲所謂磐石之宗也詎意百年以來洋胡妖氛
侵漸播於邦域之內盡人心志幻人臟腑壞五品之典亂四

維之教而一種厭常喜幻之輩猶水就下如獸走壙窟穴盤
據涵淹卵育於各教之鄉其禍于人家凶于人國奚翅洪水
之橫流滔天猛獸之狂奔蹄齧哉肆我 正廟純祖憲宗三
大王爲是之憂殫殄滅之斷不饒貸與舉兵犯闕之凶賊同
條共貫垂關和之典懸象魏之高使四方之民庶於是而知
畏萬代之 神聖於是而遵守於是妖言凶教漸次屏去人
類免爲禽獸 宗社免於危亡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矣若於是時少有寬假之意則 宗社之不得有今日久
矣不幸於丙寅辛未之間邪黨滋蔓於內洋賊突逼於外浮
言胥動不可復制而皇天眷顧 祖宗默佑朝廷決死社之

集聖錄卷之四
一一五
議謀臣致殉國之誠成敗利鈍置之度外而邪黨魚駭洋賊
獸散義理振乎宇宙而其於三聖之功尤有光矣云何近年
以來邪說肆行於廟堂之上以致魃蹄鳥迹交橫於國中凶
教異言狼藉於都下使 太祖之宗廟社稷危如綴旒三聖
之盛德大業入於剝蝕竊不敢知此何故也此何事也 殿
下於此其可怙然而已乎臣等伏讀 聖批之答嶺南儒生
者有曰衛正斥邪何待爾等之言臣等固知 殿下之本心
在此而靡他也雖然 殿下果以爲孰邪而孰正乎臣等請
得以詳陳之孟子有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
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此萬世

不易之訓也由此言之我國之承薰家煥我國之洋也歐羅
之耶蕪三拔歐羅之洋也日本之花房義質日本之洋也何
謂日本之洋彼服洋之服言洋之言行洋之行有洋之技能
居洋之貨賄洋之樣備矣我國之承薰家煥等三聖則誅而
鋤之日本之花房義質等 殿下則容而接之非特容而接
之而已一言之侵逼乎彼者竄逐如不及盡力而媚悅乎彼
者爵賞如不及無乃與三聖之政教一南一北乎夫楚王好
高髻四方高一尺楚王好細腰城中多餓死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 殿下扶抑之如彼國人皆知之矣况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臣等竊恐每瑟耶蕪之妖氛日滋月長如烈火之

燎原而不可撲滅孔孟程朱之大道日消月亡如大厦之顛覆而不可支吾少焉將必家家而亂倫悖常人人而滅禮棄義於是時也 殿下將誰與爲國乎今日國勢之殆哉岌岌舉國之所知也而一年二年因循捱過至今無事者 殿下寧不知其所以耶良由 列聖代作正風化立紀綱禮義廉耻以左枝右梧孝悌忠信以前撐後亘如大厦之棟樑傾欹而摧搥楨幹以撐拄之墻壁土石以維持之也奈之何自撤藩籬而莫之疑自壞長城而莫之恤使賊人凶黨心獨喜自幸忠臣義士私憂而竊歎也臣等賦上帝所降之彞性被列聖培養之厚澤粗知彼此邪正之大分雖然舉世邪教則

臣等之本心亦難保其有終 殿下根天之德固可以質之神明而至於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是邪教則未知 殿下之彞性亦能保其堅白而無累也所以臣等此舉非特爲 殿下之宗祀亦要臣等之不染於邪也非特爲 殿下之一身實爲 殿下之聖子神孫也非特爲 殿下之聖子神孫亦爲臣等之子孫兄弟親戚也夫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惟聖賢然後可以能之不然不能不因物而遷是以聖賢之教人也必曰目不觀不正之書耳不聽非禮之聲必曰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朱子之告君也有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猶生長於

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叅判臣李恒老之言曰當慎所居所居者形類之當慎所近所近者氣類之當慎所執所執者心類之何謂形類魚龍水居其鱗波流麋鹿山居其角崢嶸鼈石居其甲巖險何謂氣類藏鐵乎石亦能指南沉木于水亦能潤下何謂心類矢人猶恐不傷人函人猶恐傷人此至切之言也今也舉國之所服者洋織也洋染也舉國之所用者洋物也所接者洋人也所津津而流涎者洋之奇技淫巧也是所屈所近所執者俱是洋也形氣心神安得不俱化而爲洋乎蓋洋之學固亂天理滅人倫之甚者無容更言洋之物大半是長淫導欲敦倫敗常亂人神而逆天理所以耳得之而幻臟易肚目寓之而翻腸倒胃鼻嗅唇接而易心失性是則如影響之相應癘疫之相染不問其人之好惡向背亦不必立天主之象讀耶蘇之書而始得罪於聖人也 殿下之臣民果有無耳無目無口無鼻之人乎此則既然矣所謂中西聞見泰西聞見萬國公法等許多異類之邪書充滿於國中而所謂名士碩儒好新尚奇之輩淪胥以入樂而忘返更相稱羨而名與位祿不日而徙或有詰之者徙而爲之辭曰此是彼國記事之書未必是滅倫敗常之書也從事於此者要以唐聞見而開膏襟未必是滅倫敗常之學也噫此一言已

是脂溺之甚也昔我 純祖大王斥邪之教有曰顧一世好
新之風卽近世盡俗之習動稱攷證名物競做艷異博奇一
轉而作索隱行怪再轉而爲異端弗經大哉 王言真萬世之
大訓也彼所謂廣聞見而開腦襟者旣非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矣此非好新盡俗之謂乎此非攷證名物艷異博奇之謂
乎此非索隱行怪異端弗經之謂乎從古異教例皆騁其似
是之非以惑亂人心終至於率獸食人而人不之察也墨氏
之無父而託乎仁之近楊氏之無君而假乎義之疑鄉愿之
亂德而借乎中庸之似也况乎耶蕪利瑪竇心肝之所吐熊
三拔萬濟國臟腑之所據其似也分錢而其禍也山岳其近

也毫釐而其違也燕越也以之爲廣聞見開腦襟之資是何
異於飲鴆毒而要以解其渴食鈎吻而要以饒其飢也哉三
聖之世果有此等凶書之恣行乎 殿下嗣服之初果有從
事於此而靦然無羞愧者乎若欲變今日之事則家煥承薰
之鬼伸其冤枉可也鍾三鳳周之子孫訪問而存恤顯榮之
可也胡然廢罪禁錮至於今日乎彼不亦含冤呼慟於地下
乎若夫所謂黃虜遵憲之私擬冊子則臣等以爲未必是此
人所爲恐是 殿下臣僚陷溺於彼者之所自爲也假曰實
是黃虜之所爲賣來而進之 天陛揚之朝班而其言曰彼
之諸條論辨相符我之心筭曰洋人入住中原未聞中國之

人皆邪學也是果戴天覆地者所敢發諸口乎是果與自爲者有尺寸之間乎夫水流濕火就燥正與正相救邪與邪相應不易之理也如使 殿下專對之臣嚴乎扶正斥邪之義如秋霜烈日則彼安敢肆然而發此凶口乎如使 殿下之宰相執政力持正議嚴毅而不可犯則彼所謂專對之臣安敢肆然而進此悖書哉由此觀之 殿下之使臣宰執非殿下之使臣宰執乃邪蕪之心腹歐羅之內應何意三千里箕聖古疆至今日而陷溺於犬羊五百年孔朱禮義至今日而淪沒於糞壤哉猶吾朱陸之說傳教無害之云延師教習之奏婦孺皆知凶悖使臣之以是說而進御者 殿下不能

肆之市朝宰執之勸 殿下以牢確於聖衷者 殿下不能以尚方之劍斫其頭一二踈越之臣持正議而斥邪教者故流罰殛如恐不及未知 殿下之扶抑何若是差異也若是不已則臣等竊恐家煥承薰之鬼將見其爲世宗師矣孔孟程朱之書將見其爲世大禁矣誦法孔朱之士若存若亡者將見其爲世凶黨矣剃頭淨髮裂冠毀冕之禍將見其迫于呼吸而不可復制矣蓋爲洋所制無變不有事既到此悔之何及人之言曰奚至若是之甚乎臣等以爲不思之甚也始焉木偶之殉葬而終焉七百之併命始焉涓涓燄燄之微而終焉洪溟原火之大是其次第件事自佳不得者也況今日

殿下扶抑之差異豈木偶之小消斂之微哉 殿下何不反而思之庶免無及於事之悔也夫國無不亡之國道無可乘之日豈可以國之存亡破開先王疆土養育日本之家煥承薰以種下種子於邦域乎豈可以國之存亡廢五倫五常之典尊邪蕪之鬼而行西洋之教乎豈可以國之存亡顛覆先大王金石之典使 先大王在天之靈震怒於冥冥乎況古今天下未聞有守道而亡國者乎嗚呼神州陸沉四海腥羶二百年於此矣而王春一脉獨寄吾東譬則天地肅殺之際碩果高懸而生理於是乎結梢矣此天地之所愛護人物之所倚重豈忍併此剝蝕以爲純坤無陽之世乎天地生物之心決

不如是之昧然也 殿下誠能順天意應人心廓掃鬼魅之妖高懸日月之明闢聖路於既湮擎天柱於既倒則自然天助人順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其爲功於天下萬世可與大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猛獸同其高大矣豈不感哉古人有言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田單之在即墨也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有死之心無生之樂蹈劔戟衝矢石而不覺其休惻赴湯火冒風雨而不覺其卒執所以以即墨小城破萬乘之燕而復臨淄之墟也是知兵不徒以力而戰在乎立心也國不徒以地而強在乎定計也我國壤地數千里山海之險魚鼈之利財粟之

富親上事長之民足以自保伏願 殿下奮發乾斷守死社
之義決戰守之許志以帥其氣克己以御其下刑家以及
乎遠收境內西洋之物聚境內西洋之書焚之通衢凡臣鄰之
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造爲飛語以誑惑遠邇者斷其頭而懸
之高街凡浸淫邪教樂爲虎前之佞鬼者誅鋤遺絕無使易
種子吾東三千里之境凡東萊德原設闕逗遛之洋城外
城內出沒無常之洋盡數驅除無使污染我禮義之俗凡扶
正斥邪而得罪於 殿下者隨其才德之高下聲名之微著
進之朝著寵之祿位任以興復討賊之職咨以安民扶國之
策罷機務之衙復五衛之制移內營之費厚軍卒之料止巫
佛之禱遠俳優之戲革宴逸之舊盡憂勤之德選任將相親
近師友收召賢俊放逐姦倖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廣開言路
翕受衆善崇獎正學屏逐滯巧振肅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上下遠近精白一心持久如金石信實如四時
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八路之民不賞而心自固風聲
振動乎六合義理洋溢乎八紘東倭西洋自有可制之策北
之俄羅亦將慕我之義憚我之威而不敢加我以無禮矣嗚
呼死中求生則一當百而有餘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則百當
一而不逮非特患難之際爲然雖祗席几案之上憂勤者生
之道而宴逸者亡之術也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以酒色

爲二斧論兵則以有進無潰將死鼓御死轡國君死社稷爲萬世不易之常法以衝矢石犯湯火爲禦敵之正經以棄甲曳兵和好苟全爲謀國之大罪此其見於聖謨賢訓者昭如日星天下豈有二道哉我國今日之形雖懍懍若不保朝夕而二千里江山之大三百州民物之殷其視百卽墨之二邑不啻相懸之萬萬胡爲從事於和之一字歛四方之怨貽萬古之羞而使之禍亂隨興宗社顛覆也臣等不忍見宗社之危亡於朝夕不忍見 殿下之貽羞於汗青不忍見千里父母之國淪沒於魑魅魍魎之窟不忍見一脈陽氣無處可尋於此天地之間不忍見生爲禽獸之身而死爲禽獸之鬼也

茲敢踏繭而來冒萬死哀號於天地父母之前斷斷衷赤證在天日伏願 殿下哀憐財赦采而納之則非特臣等之幸實宗社生民之幸非獨一時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臣等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慟號之至謹昧死以聞

疏 白樂寬

聖上十九年壬午儒生白樂寬疏曰伏以臣之於國家初無可死之義而敢陳誅訕之言不避鈇鉞之誅者豈有他哉臣時在護軍臣弘洙之子也臣父遭逢 聖明之世立朝四十餘年歷事三聖洪恩特厚天地罔量臣父每欲思報其萬一自十餘年前風症闖發坐卧須人奚暇與論於國家大計每

念 王室只自流涕臣雖至愚獨不知繼述之義也臣之此舉
不無出位之嫌而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今之
廷臣不爲亂臣賊子者幾希矣學孔孟程朱之書而進耶蕪
瑪竇之冊食父母邦國之穀而衣倭洋法裘之服出于正而
入于邪仕于此而役于彼變華爲夷主和賣國致誤 聖明
至於危亡臣請得以誅之而誅而不誅臣之反誅必矣然豈
以畏誅而不誅誅而反誅是亦誅也臣之幸也臣之死賢於
生有三非一死無以明臣父憂國之誠無以愧廷臣懷貳之
心無以墮義質欺我之計也效死而言之何所不言臣請詳
陳今日危亡之所由伏願 殿下不以人微而廢言睿垂察

焉夫倭自壬辰敗歸之後抱怨積念十年磨一劍十年修一
藝商船賈舶無所不至援結諸洋誑誘中國窺我國有釁于
今三百年於茲矣觀我朶頤而莫售其志者我國本以忠孝
爲甲兵仁義爲城郭非智力之所可犯也故乃以讖言流于
國中以爲亡朝鮮者院也蓋院祠者崇德報功之所也講學
明道之地也此乃 列聖朝經邦衛國之深謀遠慮也 殿
下臨御之初 皇廟聖祠忠院義宇一並毀撤自茲以還人心
乖離士氣沮喪無復有尊攘之風矣于時有姦臣政乘時
而起雍蔽聰明煽動內外以爲院將不利於國家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故親親之義掃如厚厚之道蔑如武衛之手下親

兵以此而設焉豫建世子之議以此而急焉遂啓丙子之和
事廷臣之知其謀者莫敢開口卒以誤國以我堂堂千乘之
國丹封元良何賴於義質而區區若是惟請是從惟命是行
如恐不及若 殿下千秋萬歲之後 東宮邸下代理寶位
則義質必欲攝政而專權可不懼哉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傳曰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亂亡之基未嘗不由
乎此也故始則前叅判臣崔益鉉爭之以爲講和之議決則
殿下之事去矣終則幼學臣洪在鶴爭之以爲耶蕪之書行
則人人悖常家家亂倫一言之未合 上旨而身陷大戮嗚呼
慘矣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臣聞之于都人

士女在鶴之方其就死也獄鎖不開車軸三折非其忠貫日
月誠通神祇何能及此臣恨不能並其轍而隨其死同遊於
地下忍見五百年宗社陷於夷狄之手三千里生靈入於犬
羊之口嗚呼痛矣夫國家者 太祖之國家也今以 殿下
之一身顛覆 太祖之國家甚非所以奉承丕基之道也書
曰殷鑑不遠在身后之世 殿下胡不以前朝事爲鑑乎麗
季恭讓不君塗炭生靈我 太祖大王應天順人奄有八方
爲百姓開太平典章法度王府卽有 列聖相承遵而勿失
式克至于今日 殿下之任豈不重且大乎上思 祖宗之
付托下察億兆之仰戴兢兢業業夙興夜寐無怠無荒邦乃

其昌而今 殿下但以自衛一身之計廢先王之法竭生靈
之血於所厚者而薄於所薄者而厚招外寇而備內難其於
計不亦踈乎夷狄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故九經
之中孔子不言其可懷之術今以 殿下之德內不能親親
而外交天下萬國臣恐非徒昨年之變復生於今而平陽臺
城巴蜀漢北之患不出三年而目覩也是故許元載劉元楨
洪時中黃載顯李晚遜金祖永金碩圭韓洪烈金平默申燮
等所以不避刑辟而直言極諫此人皆憂國忠公之臣尊聖
衛道之士也 殿下聽其言用其計則可使舊邦維新而如
此萬口一辭之公論不惟不聽竄之流之雖有大赦凡于于

斥和斥邪之罪者使不得有還禁錮終身獨與衣洋服洋
服技倭技學倭學者眩惑心目顛倒肝臟取其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授義質之官而加之羣臣之列之右臣
乃今知 殿下之本心不在此而在彼不斥邪而斥正也堯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少焉
太學諸生必欲爲義質頌德朝廷大臣必請爲義質攝政當
此之時 殿下雖有自衛一身之心豈可得乎前後左右無
非義質之人者許之而國亡却之而身危誰知講和之害至
於此極也然則講和非 殿下之福乃廷臣之利也非廷臣
之利乃一國之禍也何以知之田子方曰國君失其國者未

聞有以國符之者 殿下失千乘之位誰復有以千乘待
殿下者乎由此言之廷臣皆可和 殿下獨不可和百姓皆
可和廷臣亦不可和臣略觀前代史蹟姦臣之誤其君者未
必能遂其意而保其命者亦幾希矣句踐入吳而伯嚭見誅
秦未亡而斯高先夷漢未亡而張讓等族誅晉未亡而王衍
見殺梁隋未亡而朱异虞世基皆先就戮唐未亡而楊國忠
李林甫斷頭汪鋈剖棺斬尸此人皆蔽其主而誤其國利其
已私其家反遭奇禍異慘安有國亡而家存者乎此亦廷臣
之鑑也今其言曰彼器械精利舟船輕疾日月所照車書所
同無思不服以吾褊小之邦何以當之是徒知誇彼之長技

而不知誇吾之長技也此兵家之大忌在法當誅者也且利
於水者不利於山夫青邱山川險隘人民剛悍而加之箕聖
東來教之以仁賢之化故厥民習知愛親敬長之道忠君事
上之義故往在高麗以隋煬之強唐宗之盛俱不免狼狽而
歸至于本朝日本屢入寇而輒敗走及至 宣廟中葉又有
大入寇之徵先正臣李珥趙憲具陳豫備之策而朝廷不用
其計及至壬辰秀吉以百萬之衆蔽海而來燒我宮室夷我
陵寢嗚呼痛矣此百世之讐也尚忍言哉車駕西遷將欲內
附幸賴天朝之拯救而亦有文忠公臣李恒福文翼公臣李
德馨忠武公臣李舜臣與郭再祐等此皆中興輔佐之最著

者也論介月仙以邀方賤妓猶有向國之誠能斬勇敵之頭而摧其前鋒靈圭維政以口中僧徒亦知報君之義以一當百越海降倭仁廟朝北胡稱帝先正臣金尙憲俞榮學士臣洪翼漢尹集吳達濟等以義斥之以策禦之而朝廷不用其計故胡兵猝至勢無奈何含冤忍痛至有下城之舉嗚呼痛哉誰爲此計世所謂崔鳴吉者也于時有林慶業適守義州未及赴難乃於中路邀擊胡兵大呼陷陣士無不一當百胡陣大恟乃以國書示之慶業仰天痛哭而收兵由此觀之青邱之謀臣猛將烈士勇夫無代無之而天下之疆國也其興敗盛衰者在於人主之聽不聽用不用如何耳彼之器械

精利舟楫輕疾適足爲資我之用何患之有今者義質一富商大賈耳其智謀威勢不及隋煬唐宗秀吉也而遠矣而廷臣之主和者皆壬辰功臣之雲仍丙子斥和之子孫也獨不念厥祖之被堅執銳冒矢蹈鏃以佐中興之事乃陷於義質之賂遺以無稽之言不詢之謀間人骨肉亂人國家此輩非特爲殿下之罪人乃厥祖之罪人也非特爲厥祖之罪人乃崔鳴吉之罪人也鳴吉當丙子之胡亂知其難當獨和衆謗而建下城之議畏天而保國至今爲三百年之利而當時清流猶以爲陷主於不義討之不容口書之史冊使爲後世之訓故臣嘗遊京師得聞其說于各公巨家言猶在耳念瞻未息

此輩獨不念其乃祖乃父丁寧誥誡之語乎義質之徒黃遵憲
初誘我國也以爲結日本連美國親中國以防俄羅日本固
我國之世讐也初無可結之義美國遠在絕域連而何爲中
國我服事數百餘年別無加親之道俄羅與我無釁有何相
圖之慮此言固已疑之今聞魚允中使于中國請以五年一
貢是亦附于李鴻章鴻章卽不過義質之黨與而此果加一
層別親之事乎數百年服事之規一朝倍之中國得無構釁
之理乎舊有仇讐之嫌而今有巨蟹之相依蓋義質欲舉兵
入寇者久之而畏中國復如大明之來救故今以是謀使之
成隙兩國兵連而疲弊則渠於此時坐收漁功之計也若盡

從義質之計必也國破君亡而後已與其死於夷狄之手臣
不若死於王章之下故臣所以大聲疾呼請誅廷臣之倡爲
和議者以勵其餘伏願 殿下廓揮乾斷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是以大舜罪四凶而天下咸服成王誅三叔而周室
又安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強於諸侯今廷臣之中有四凶焉
有三叔焉有阿大夫焉罪人黜伏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百
姓勸財用足士勇兵強無敵於天下不者人人習九家家驥
泳武衛之親兵必將倒戈別技之子弟莫不旋踵此必然之
勢也臣知其必然而不言與亂賊何異哉臣故言之臣不知
死所矣臣不勝臣父受恩感激欲以一死報之臣不任泣血

祈懇屏營之至

批曰前後投疏多犯忌諱言甚狂悖遠置濟州

綸音

聖上十八年辛巳王若曰嗟爾凡百有位粵我八方有衆明
聽予一人誥洪惟我 列聖朝聲明之治熙洽之化陶鑄斯
民民無衰惡趨嚮之正風俗之淳無愧三古而聞於天下童
孺婦妾皆知尊孔孟之聖村秀蒙士莫不崇程朱之學此所
以親賢樂利於戲不忘者也惟予小子猥承 列聖之不基
以付 列聖之遺民則孜孜一念苟敢不以容保民爲繼述
之圖乎哉不幸有徃牒所未聞兩間所翔觀之一種邪教來自

泰西惑世誣民民或染汚者于今百許年矣粵在 正廟咸
際其所防微杜漸固已斬根除蔓而不意種下生種旋滅旋
熾中間大懲創者又非止一再而潛形匿影隱憂常在民趨
之漸乖民俗之漸漓未嘗不由乎是噫彼爲教自以爲敬天
而其究也慢神自以爲勸善而其終也播惡寔禽獸之不若
蛇虺之是同則苟具人性者孰不知其不可狎如鴆毒不可
通如鍼射而惟彼蟠結之醜恒有躡躅之孚邇來無賴刁徒
乘時竊發昏夜穿窬在在頻警白晝剽奪往往駭聽浮言胥
動民心未靖又不啻漸乖漸漓而已者安知不由於邪黨之
未盡薙獮而然歟言念及此寧不寒心蓋以是而反覆思惟

顧今日息訛戢盜以靖吾民之道實在乎邪黨之廓清而若其廓清之方昔非不足今何加焉抑亦反其本已矣欲病之無侵者莫若補其氣欲垢之無污者莫若潔其身今之欲滌邪者莫若加修吾儒術凡冠儒服儒而講鄒魯之教誦洛閩之說者苟能視聽云爲不離聖訓造次顛沛必遵賢傳正道斯行善俗斯興則所謂染邪之徒雖不挾隱而破藪莫能容頭而過身梟音固可變也獸心亦可革也至若竊發之徒本皆良善之民也不待剗討而可戢胥動之訛元無根蒂之言也不須盤覈而可息於是乎民心自迪於吉康淳風可返於斯世鄒孟氏之闢楊墨終則曰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有味哉斯言乎嗟我大小臣庶向上匪懈思禪子寡躬者盍以經正而民興爲羣言之首哉過此以往如復有深染於邪不悛其習誑愚蒙滓穢清明則屋誅族滅亦有不得已而用法者去莠以培苗除惡以樹德卽保我列聖朝遺民之至意也爰茲泐諭庶有體悉乎予衷者

尊華錄卷之四

尊華錄卷之四

四十一

